

皇清經解



命書後案

吳王光祿馬也著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書眾士

傳曰是其成不期日師出以律五申令之重難之義眾士百

人長已上

王曰嗚呼其衆士也千夫有顯道顯道惟修

傳曰天有明道其義如惟明王所宜法則

傳曰其已見上

今商王受無侮五常荒自中厥自統一天統也于民新綱維

傳曰其已見上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四下

學海堂

所錢文
有响那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傳曰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眾士百

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鹵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曰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

辨曰辨已見上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仁
478
113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釋文

曰痛徐音敷

傳曰痛病也回邪也疏曰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

辨曰斷脛剖心事古書每與刳孕婦連言之呂氏春秋卷五仲夏紀古樂篇謂之三淫卷十六先識覽又謂之殺三不辜又見卷二十三過理論此事又見韓非子卷一難言篇卷十五難一篇卷十六難四篇卷二十人主篇韓詩外傳卷十天子章淮南子卷二俶真訓卷九主術訓史記卷三殷本紀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董仲舒春秋

錄露卷四王道篇桓寬鹽鐵論卷二晁錯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卷十七雜言篇列女傳卷七孽嬖傳王符潜夫論卷一賢難篇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葛洪抱朴子卷一君道篇奇技淫巧本禮記王制云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月令云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又自絕于天以悅婦人皆真太誓文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祖宗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是也晉人采入之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罰

傳曰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下是喪亡之誅孜孜勸勉不怠

辨曰上帝二句辨已見上皋陶謨云予思日孜孜湯誓云爾

尚輔子一人致天之罰牧誓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傳曰武王述古言以明義

辨曰呂氏春秋適威覽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曰周書周公所作荀子議兵篇亦云暴國之君其民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讎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淮南子道應訓亦云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撫我二句未見必出太誓惟獨夫紂原係真太誓之文逸周書商誓解云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孟子亦以紂爲獨夫晉人采合之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

傳曰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辨曰左傳哀元年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策三篇秦客卿造謂穰侯引書畧同

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傳曰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疏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鹵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傳曰稱父以感眾

辨曰墨子兼愛下篇引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

方于鹵土亦見中篇誕受多方句見多方篇

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傳曰推功于父

辨曰此節文皆見禮記坊記引太誓但彼二受字皆作紂鄭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釋文曰旁

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辨曰魄霸古音同通用

傳曰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

魄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疏曰一月壬辰旁死魄謂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也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麻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旁死魄無事而記之猶今之將言日先言朔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于三十里毛傳師行三

十里言其大法耳

辨曰孔壁真古文原有武成篇至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云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厯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厯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凡八十二字此安國所傳之真本幸存至今的確可信者律厯志于此文分爲三截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爲一截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爲一截惟四月既旁生

霸爲一截各以他語閒隔之後魏晉閒僞作武成者似止瞥見第一截援入今本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遂多紕謬今此第一節正本之律厯志者固無可疑

又辨曰書紀事皆用周正一月是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據律厯志及國語韋昭注推伐紂月日已具詳後案泰誓序壬辰是建子之月二日癸巳是三日逸周書世俘解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其下又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其下又云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其下又云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繹其文與漢志引武成竝同但此一月朔日

爲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閻若璩疑孟津去周九
百里故武王以癸巳發二十八日戊午方渡孟津今謂丁巳
始發是明日戊午卽渡孟津明月甲子卽誅紂齒師竟飛渡
耶愚謂丙辰旁生魄仍當作壬辰旁死魄丁巳當作癸巳傳
寫之誤耳晉孔晁作注時已誤晁亦疑其太速故注丁巳爲
渡孟津之日但云王乃步自于周安得爲渡孟津當爲誤字
庶祀餗于國周廟亦當移國字在庶下周書與武成固合也
沈彤惠棟徧求宋本以校逸周書亦不能改此誤字知其誤已久

又辨曰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尙書紀上半月之日或
云旁死魄謂二日也或云朏或云哉生魄皆謂三日也若紀
下半月之日則或云旣望或云旣旁生魄孔晁注世俘解云

旁廣大月大時也然則旁生魄卽望也蓋魄生至此極盛徧
體皆明故曰旁旁普光反非旁近之義自此以後月漸虧微
至晦爲死魄朔爲旣死魄初二日魄未生則徧體皆暗故曰
旁死魄劉歆獨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讀旁爲步光反解爲
旁近非也僞孔從之且特造哉生明之語旣立哉生明一目
不容不擠生魄于望矣故于下文又云旣生魄且爲之傳云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益以見生魄之爲望矣此疏附會魄
爲月輪郭皆非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釋文曰哉徐音載

傳曰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二日與死魄互言疏曰一月
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

誓是也其季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辨曰自此以下俱與律厯志不合如于征伐商之下正當取彼志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一段入之乃反將甲子殺紂補述于後下此則刪去其意蓋以武成一篇專爲告武功成而作故發首但撮敘其事之首尾一月往四月歸而已至于殺紂之事留在後半篇補敘又以律厯

志只有往伐時日無歸周時日故特補此一節但武王以四月哉生明歸至于豐其說不見他書疑亦不過想當然而爲之非有所據也僞孔安國傳同出魏晉人所造孔疏惟事附會盡與律厯志異如此疏以二月朔爲辛酉三月朔爲庚申蓋因牧誓僞孔傳而附會云爾彼牧誓甲子昧爽下傳云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云二月四日者以厯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攷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啟行伐商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此劉歆三統厯所載班固采之人律厯志者也

今若依偽孔傳及疏云云乃以二月朔為辛酉甲子為二月四日因之三月朔亦為庚申而非己未劉歆以為正月小二月大閏二月小三月大而偽孔傳則以為正月大二月小閏二月大三月小偽孔傳妄也觀逸周書雖于武王啟行日期有誤而亦以甲子為二月五日非四日則偽孔傳之妄益明乃偃武修文歸馬于率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釋文曰率胡化胡瓜二反

傳曰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陽桃林在率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鹵車甲櫜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

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桃林之塞杜預云今宏農率陰縣潼關是在率山東也率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辨曰此節本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史記卷四周本紀卷五十五留侯世家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卷二十一要畧篇劉向說苑卷十五指武篇約取諸文而增成之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釋率山止釋桃林曰在率山東明指太率山言則所謂率山之陽亦即太率山可知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竊以果太率山陽為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于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為今靈寶縣鹵至潼關廣圍三百

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水經注洛水
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
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
歸馬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
華山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
周穆王時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
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胡三省通鑑註華
陽君芊戎曰華陽卽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實之真得其
解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顧達言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
勿論而今靈寶縣內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

者豈乏水草之地哉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出子方
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曾謂武
王一戰有天下卽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歸
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服耳注疏凡此等處旣違事實又害
義理安得不極力拮擊耶緣耳出桃林見史記趙世家而樂
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驂耳又稱
華山蓋陽華桃林壤相接所產之物得以通稱又胡渭注庚
信哀江南賦華陽奔命曰華陽在今陝西雒南縣卽武王歸
馬處子山自江陵奉元帝命使于周取道商洛入武關此陽
華山之南正其所必經故曰華陽奔命若作太華山陽失之
矣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

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

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疏曰惟一月至武成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厯志引武成云云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天子七廟故云文王以上七世之祖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畧舉邦國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二當爲四由字積而誤

辨曰疏引律厯志文末句祀于周廟刪去一馘字存八十一字彼乃孔壁真古文疏欲用今東晉晚出本因反謂彼爲僞舛謬甚矣據彼文則是歲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所謂旁生霸十七日乙巳所謂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乃以爲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

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疏曲爲附會皆非也

又辨曰閻若璩曰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創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卽

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邪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正爲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正爲欲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鬯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閻人掌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耳然則晚出武成改燎于周廟作祀于周廟者亦正疑燎非宗廟之禮也又近日石崇謂漢志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武王所以待紂子謂參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

書已甚耳周書云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
馘入燎于周廟寧至于此若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
牧誓明數紂之多罪非所稱有罪者乎又如戮飛廉于海隅
卽截其左耳來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聖人舉動磊落光
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爲蔡邕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薦
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卽自釋之曰
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
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亦引古樂
曰武王以銳兵克殷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之語此
樂記非今樂記或河間獻王與毛萇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斷
取十一篇之餘如奏樂樂命等篇皆見藝文志今不傳邕猶
得見而引之然則祀馘實係武王事斑斑可考漢志的然可
信晚出武成刪去祀馘于周廟者亦正疑獻馘非武王所以
待紂也

又辨曰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
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
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此節皆取之但大傳先言柴上
帝後言宗廟而此則本漢志及逸書先祀廟後柴望孔晁注
逸書云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僞作者正取其意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傳曰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
統疏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

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命已助祭明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却說受命耳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辨曰僞書本是憑空撰造宜其言無倫次此疏以爲應先受命而後助祭因推爲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却說受命竊謂若果是却說則當言初以見其追敘不得以日紀也且左氏傳有此補敘文法尚同書則無之也顧彪則以既生魄在庚

戌之後遂謂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此尤謬也史官特紀此日豈有用數日通共之名者乎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

傳曰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曰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太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繼統其業乃勤立王家

辨曰此傳以公劉爲后稷曾孫特據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孫鞠陶曾孫公劉耳其實史記漢書並云公劉避桀居豳由后稷至桀時四百餘年安得公劉爲其曾孫蓋不窋失官

竄于戎翟之間其時不過鹵陲一小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陶不知凡幾幾何世矣公劉居豳始復爲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其後君長名氏歷歷可數然自公劉至文王中歷慶節皇僕羌弗毀喻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季歷亦僅十二世以十二世歷商六百餘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季又必卽位後二三十季生家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卽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季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信然則當時之失于紀載者正多也

周語靈王二十二年季太子晉諫王曰后稷始基十有五王而文始平之敬王十年衛彪傒見單穆公曰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韋昭注况后稷至公劉之世次乎說世次與史記同其失考已久矣

又辨曰禮記祭統衛孔惺鼎銘云其勤公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季大統未集

傳曰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諸侯歸之九季而卒故大業未就疏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季至九季而卒文王未稱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季是己之所稱容或中間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季漢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季而崩鄭元等依用之

辨曰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詩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序

稱文王受命作周史記稱詩人道鹵伯受命之季稱王文王世子武王稱文王君王鄭注言君王則受命後詩及禮記疏皆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此周漢舊說也孔傳出于晚晉其言文王受命改元則同而不言稱王故孔疏力駁稱王之非予于此經專宗鄭氏闢孔傳然以鄭注考之武王蒙文王季數其稱王亦在十一季觀兵後七季至十季未嘗稱王然則謂文王但受命改元未正王號亦可也鄭尙書注久亡予雖博采成編亦不見文王稱王明文惟孔疏云鄭言文王生稱王耳安知鄭當日不作疑詞乎要之稱王與否姑置勿論其受命改元武王即蒙父季不改元始則觀兵復罷歸再舉方滅紂此則自漢至唐眾口如一從無異說者也至于季數之

不同亦有可考者謂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者史記周本紀

今本

作十年張守節云十當作九張即據此偽武成以爲當作九耳其實史記作七傳寫誤作十也太誓疏及此武成疏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季崩可見孔穎達作疏時所見史記尙作七後來張守節所見本則已誤作十矣細玩史記本文謂武王蒙父年數其下文方述九季觀兵豈有上文先書十季者耶

伏生尙書大傳見鹵伯

戡黎疏及

鄭康成也謂九季而崩者則此偽武成及漢書律厯志也律

厯志本之劉歆歆親見古文不應有誤但七季之說證據較

多鄭于金縢洛誥多方三處皆言七季則無疑矣其言武王

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紂則諸家並同惟史記作九季觀兵

十一季滅紂此特字之誤耳今此武成乃魏晉人作言文王

受命九季則與鄭不合矣

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季王錫

月鹵伯昌薨此晚出武成所據然此特從專征伐數起故有九年耳又逸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九季惟暮春在鎬召

太子發亦謂受專征伐之命然則至歐陽永叔張橫渠程伊
謂文王膺天命有九季者非也
川出謂文王無受命改元之事武王不蒙文王季數十三季
者其卽位之十三年耳且一舉而滅殷亦並無先觀兵後伐
紂之事此則執義理懸斷盡掃却幾千季相傳實事不但非
鄭學并僞孔亦失之

又辨曰襄三十一季左傳北宮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傳曰承文王本意致商之罪謂伐紂后土社也名山峯岳大
川河大正以兵征之也

辨曰事見墨子辨詳下又周語曰布合于商底紂之多罪韋
昭曰底致也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傳曰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逋亡也天
下罪人逃亡者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疏曰昭七
季左傳引此文

辨曰王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昭七年楚芊尹無宇曰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過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恭天成命

傳曰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承天意以絕亂

路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
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
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
辭非伐紂時事也僞作武成者乃移爲伐紂時事論語載雖
有周親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
類僞作泰誓者又割入泰誓中篇中更開隔以眞泰誓天視
天聽二句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爲文章者矣
又〔辨曰〕以遏亂略句本之左傳以討亂略罔不率俾句本之
君奭篇

〔傳〕子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用附我大邑周

〔傳曰〕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
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辨曰〕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
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不道周武王伐紂
時也皆尙書逸篇之文郭璞注爾雅亦引逸周書曰釗我周
王愚謂孟子此段乃史臣之詞作僞者欲竄入武王口中故
刪去首句又改用附我大邑周云云其實大邑周不類武王
自稱以散文悉作四字整句亦非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辨曰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又公子成曰平公之靈尙輔相子又哀二季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釋文曰逾亦作踰陳直刃反徐音壘

傳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辨曰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歷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

曰順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傳曰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疏曰既戊午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于文次當承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隨耳

辨曰牧誓云時甲子昧爽詩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會如

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又辨曰〕梅鶯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季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王師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云爾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眾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鶯說善

矣而未盡也紂眾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卷四儒效篇卷十八成相篇史記卷三殷本紀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卷七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非盡出妄造也孟子在魏晉閒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尚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于建武王充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剪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杵杵

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恆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晚出武成并孟子亦抹倒巧爲武王幹旋竟作紂眾自相殺其意亦甚正特無如不在情理之內耳

又辨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戎衣卽康誥殪戎殷也僞孔傳解作一著戎衣非是說見康誥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曰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

貧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疏曰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然是商容之事也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于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辨曰釋囚等事見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逸周書卷四克殷解韓詩外傳卷三武王章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荀子卷十九大略篇呂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覽淮南子卷十二道應訓卷二十泰族訓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後漢卷三十下郎顗傳劉向新序卷三雜事篇又卷十善謀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薦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

祿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疏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于此旣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北宮錡問周班爵祿孟子曰天子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儒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公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周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元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注具矣

辨曰閻若璩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

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辨曰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
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絕不云出武成其
上文予小子履節今見湯誥雖有周親節今見大誓則孔注
更與書傳大相乖刺已詳見本篇若使今本古文二十五篇
安國果嘗親見而爲之作傳中有湯誥太誓武成豈有注論
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恆其
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
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晚出書之僞顯然

又辨曰王藻頤雷坐拱此是說臣侍于君俯身之狀非此坐
拱之義曹參世家云陛下坐拱漢書王褒云雍容坐拱又見
薛宣傳又王充論衡自然篇云坐拱無爲此坐拱二字所出
但拱字見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注云斂手也則單言拱義已
顯若坐字明係本之易繫辭黃帝堯舜坐衣裳而天下治不
連衣裳字而單言坐竟不知其意何指此自是語出漢人晚
周先秦尙且無之況武王時史官何知夫子繫易乃取而組
織成句乎後畢命篇亦有坐拱仰成句晉人于漢文心手熟
習故慣用不覺也

又辨曰據漢志所引武成起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
卯共一百四十四日據今本起一月壬辰訖四月庚戌共一

百三十九日比漢志少五日竊謂晚出二十五篇文從字順豈宜更有殘缺而此篇既戊午以下文無次第或係僞作者自嫌其過于完整故作此錯亂磨滅之狀以自掩抑或既戊午至天下大定一段盡作武王口中追述前事語耶今考之他經證以史傳此篇實屬魏晉閒好事者采集成文然非真本則此等固可不論俗儒乃取此篇移易其前後而更定之紛紛嘵嘵皆可不必也

旅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傳曰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

商戎之長致貢其葵犬高四尺曰葵疏曰曲禮云東夷鹵戎南蠻北狄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鹵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鹵五狄在北皆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

辨曰本魯語辨見下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傳曰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德之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辨曰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楛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

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一篇正旅獒之藍本但自昔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爲序事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敘議錯雜肅慎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今竄爲鹵旅獻獒又東鹵莫辨者矣無有遠邇句本之盤庚畢獻方物句本之僖七年左傳諸侯官受方物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傳曰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盛德必自敬何狎侮慢之有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以悅使

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辨曰左傳僖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狎侮二字本之禮記表記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傳曰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疏曰僖十五年左傳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渚是非此土所生不用也楚語王孫圉聘晉趙簡子問白珩爲寶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白珩何寶焉是寶賢也

辨曰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傳曰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疏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與孔同鄭云七尺曰仞與孔異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

辨曰爲山取之論語九仞則又采自孟子攢簇而成平心讀之論孟本旅獒耶旅獒本論孟耶且掘井可言九仞山當言百仞若九仞安得爲山匠人廣尺深尺爲眇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澮則廣二尋深二仞如果廣深等何以變尋言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以鄭爲正祭義築養蠶宮牆仞有三尺爲牆高丈故仞七尺也且卽如僞孔傳說周尺當今六寸一仞當今四尺八寸九仞當今四丈三尺二寸何足以言山乎且孔子爲譬語如晚出書則爲正語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疏曰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辨曰王若曰猷句本之大誥殷王元子句本之哀公九年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句本之太誓惟稽古立功立事崇德二字本之文二年左傳謂之崇德象賢二字本之禮記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作賓于王家句本

之僖二十四季皇武子曰宋于周爲客昭二十五季宋樂大心語同易利
用賓于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
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傳曰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大天眷顧佑助之大
受其命謂天命裔末也

辨曰乃祖二字本之盤庚齊聖廣淵本之文十八季左傳季
孫行父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皇天眷佑句及誕受
厥命句俱本之周書撫民以寬二句本之祭法湯以寬治民
而除其虐國語同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子嘉乃德曰篤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傳曰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敬慎能孝嚴恭
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
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于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
宋在京師東

辨曰踐修二字本之文元季左傳踐修舊好子嘉乃德曰篤
不忘及下文往敷乃訓無替朕命四句俱本之僖公十二季
左傳王謂管仲曰子嘉乃勳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上帝時歆句本之詩大雅生民篇上帝居歆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
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傳曰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辨曰以蕃王室句本之襄二十九年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蔡仲之命亦用此句永綏厥位句本之文侯之命餘見上此篇通體純用四字排句商周之際文章固當如是乎恐鹵漢人亦斷斷無此格製也且詞意複疊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處處襲用舊語則作者之慣態不獨此篇爲然文選張平子思元賦舊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數厥也此注李善謂非平子自注而摯虞文章流別已云是平子自注平

子東漢順和二帝時人而其中有引鄭元語鄭在平子後其非平子自注甚明但摯虞晉初人而見此注者虞本皇甫謐門人此偽傳正出謠手宜其尊信之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傳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辨曰左傳定四年祝佗曰周公爲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汲

郡古文曰成王元季命冢宰周公總百官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季不齒

傳曰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霍叔罪輕故退爲庶人三季之後乃齒

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疏曰管蔡世家云封叔鮮于管
封叔度于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
家云武王封叔處于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春秋
閔元年晉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知三季後復封也
辨曰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襄二十五年左傳
子產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王子
祿父紇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孔晁注郭陵地名
左傳祝鮀曰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昭
元年季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周禮大司寇曰三季
不齒

又辨曰閭若璩曰郭鄰傳云中國外地名此臆說也周書孔

晁注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是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
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
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疏
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
里謂之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
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
二卿定四季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
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武王封周公于
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謬爾世

本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又辨曰閻若璩曰蔡自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蔡叔父子所封未聞別有一地傳却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于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見且瞽說矣閻此說是管叔始封卽在滎陽京縣東北非鹵周畿內則蔡叔始封

亦卽在汝南非畿內可知閻又云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世本亦非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曰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嘆其賢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忠孝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以垂法子孫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

命爲世戒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篇以祝佗爲藍本自篇首至此全取其語但玩其命書云四字則佗之所引經文惟王曰胡以下十二字而已其前段如殺管叔而蔡蔡叔等句乃佗序述作書之由作僞者遂并取之以爲書辭旁采逸周書組織成文并將改行帥德俱竄入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又乃祖二字盤庚之誥其臣民則然今王命蔡仲而稱文王爲乃祖獨不思蔡仲之祖卽王之祖而口吻若此之輕慢可乎皆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

厥終終以困窮

傳曰天之于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辨曰僖五季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逸周書常訓篇曰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襄二十五季左傳衛太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徐幹中論法象篇亦引書慎始

而敬終二句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傳曰勉汝所立之功視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
姓之邦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需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
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
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傳曰嘆而勅之

辨曰此等皆仿康誥無荒棄朕命之本之盤庚無荒失朕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民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傳曰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

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
協服還歸于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疏曰檢成王政之序
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卽政之季奄與淮夷又叛叛卽往伐今
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
而歸在豐爲一事也季初始叛五月卽歸其間未得巡守四
方也而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
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
子大事因卽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
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周禮九服惟言六者夷鎮
蕃三服在九州外夷狄之地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
舉六服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卽豐也

辨曰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閼若璩曰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僞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傳曰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辨曰老子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傳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疏曰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有五行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後世之言不與經合也

辨曰稽古字及百揆四岳州牧等語俱本之堯典百揆四岳

象天五行語甚無理疏曲爲附會非也萬國咸寧句取之周易惟百惟倍本之明堂位而小異其文彼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雖與此異要見夏商之官倍于唐虞耳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傳曰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道其所建官而則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傳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于心出行于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於釋師保故分配之

辨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追記鄭生平應荅時人之語今不傳周禮地官序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何也案孔氏

逸書無周官今周官乃出東晉趙商豈得見之此必周官之
逸文偶見于緯書或書大傳趙商卽據以爲問而作僞者遂
采取入之說詳微子及君奭序若因此遂謂今周官爲真本
卽趙商所見則大誤矣儀禮大射儀賈公彥疏云鄭不見周
官周禮天官小宰之職疏亦辨鄭注
尙書與孔異義處因鄭
不見古文周官篇云云

又辨曰閻若璩曰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
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
卽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下四輔上從省
文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之官自虞夏已有之不始于商周
而商周尤班班可考如箕子父師卽太師也比于少師乃孤
卿之首見今文書以鹵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見史記降至

周太公爲太師太公罷周公由太傅遷太師周公薨畢公繼
之若召公成王時官太保皆歷歷可據三公之立其來久矣
此周官之異于古者三公直名師傅保不兼師氏保氏耳周
禮仍復故而所以不載周禮者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
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宰夫司服典命巾車司
常射人司士太僕弁師小司寇諸職皆及公孤之服位儀等
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無三公歟蓋三公無專職六卿
兼之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冢宰及宣王世王命卿
士太師皇父猶仍舊也得其人可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
兼則直虛其位此周禮所以不言其職掌而特旁及之耳賈
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

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爲周合辟者端由于此然則此節之文必是周官逸文偶見他書魏晉人采取而成未可輕駁亦不可竟信爲古文書也

又辨曰地官序官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外參六官之事又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則論道確是三公之職此句疑亦真周官文至燮理陰陽語本之漢書丙吉傳恐晉人附益蓋一代有一代官制各不相蒙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爲丞相道逢牛喘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

太保之三公不相涉僞作者不通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三公燮理陰陽失之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曰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疏曰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百官是宗伯之事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治官禮官俱得統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傳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

使大小皆協睦疏曰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云擾亦安也五典卽五教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云虞五周十二十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謂之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辨曰閻若璩曰周禮十二教與唐虞五教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迺遠引上古之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必不爾俗儒竟有于大司徒之職下撰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此等俗謬皆僞書啟之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疏曰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疏曰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傳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疏曰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詰四方馬云詰猶窮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土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

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疏曰周禮冬官以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居民之事也

辨曰閻若據曰冬官亡魏晉間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作與周典不類彼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出乎然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

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曰掌邦事彼易事爲土者亦以左傳定四季明季爲司空又曰明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爲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聖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大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辨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

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然與此篇合知此篇文皆有本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朝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季一朝會京師十二季一巡狩春東夏南秋鹵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季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

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季一朝之事昭十三季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以爲三季一朝六季一會十二季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季一會與此六季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季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明周有此法禮文不虛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季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季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季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鹵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辨曰據秋官大行人則六服分季來朝近者每季一次或二季一次其餘各以遠近為差據今偽周官則每六季五服盡來朝是五服總在一季內來不必分季來也二說不同今偽周官說傳記無考惟叔向之說似與相合故孔疏援以為據蓋叔向說一季一聘三季一朝六季一會十二季一盟杜注謂十二季有四朝是也孔疏因以六季一會即周官六季一朝十二季一盟即周官十二季一巡但叔向云明王之制又云自古以來明非周制且大行人所云見者與下十二季一巡守之文緊相承接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伸偽周官而強指為因貢而見之變禮大宗伯所云會同即大行人之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之外今欲牽合偽周官而遂指為

朝之常法皆非也

又辨曰閭若璩曰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且無五服字而作周官者于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却曰六季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為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為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盛時即有荒服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也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于役事而恒闕焉但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季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鎮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世壹見矣益驗周禮真出周公而偽作者之多所抵牾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傳曰有官君子大夫以上嘆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

辨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令出而反是反汗也後漢書胡廣傳曰政令惟汗往而不反

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傳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汝為政當以議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

利口辨佞亂其官積疑不決必敗其謀初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類疏曰襄三十一季

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

辨曰昭六年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此襲取之牆面二字若無論語茫然不識所謂明係從論語取來試平心讀之論語在前偽周官在後顯然可見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傳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

辨曰閻若璩曰詩云虞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

皇清經解 卷三
禮記大功廢業杜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
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
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
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於
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梅賾所上古文尙書其不足
信明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
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

傳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
行己所以速亡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爲德直道而行
于心逸豫而名且美爲僞飾巧百端爲心勞苦而事日拙不
可爲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人可畏之

刑

辨曰戰國策平原君謂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
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孟子恭儉
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襄二十季左傳君子曰詩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僞又襄十一季左傳引書曰居安思危今此改安
作寵以合戒飭百官之意弗畏人畏本太元禮次七曰出禮
不畏入畏范望注云家性爲理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
畏出禮人刑刑以正邪故曰人畏僞傳云若乃不畏則人可
畏之刑用范注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

傳曰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龐亂也所舉能脩其官惟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辨曰荀子仲尼篇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傳曰嘆而敕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辨曰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並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三事暨大夫總承上之之辭用詩之文而改其義也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辨曰令德孝恭本之周語單襄公謂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也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何晏集解載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則三句皆四字句無疑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偽作者見鄭注禮記坊記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語實之又嫌太突不便

接上君陳先裝惟爾令德孝恭一語方接以此文而又嫌孝字複疊遂刪去孝于二字割取惟孝屬下文作六字句以見能孝者必能友必能施于政事其下卽以本題尹茲東郊從政字帶下湊泊彌縫痕迹宛然殊不知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其殘字載于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於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閑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丘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爲句矣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豈知古本論語原以孝于唯孝爲句于字必可爲句絕作乎者非是且傳記引書從無撮取其中一字先爲提唱者書云孝乎不成句法其割唯孝下屬成句實係晉人僞書不足信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傳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然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辨曰襄十四季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爾環茲率舅氏之典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傳曰所聞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辨曰僖五季左傳宮之奇曰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傳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辨曰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曰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辨曰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句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謎者然豈非胸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文耶一簣牆面其剝剝痕跡正與此同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傳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辨曰圖厥政句本之多方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繹二字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傳曰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嘆而美之曰臣于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于世

辨曰此坊記引君陳語春秋錄露竹林篇所引同而釋之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王氏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闇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王氏知此語之非而不知此未必爲成王之言乃作僞者爲之也蓋此言若出于臣工自相告戒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今亦未敢定此語出何人

但此語所自來則孔子引入坊記者也試取坊記讀之善則稱君則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則引太誓子克紂非子武云云取證太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唯朕無罪可乎不可也僞作君陳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爽以臣語如顧命篇體耶是惟良顯哉鄭于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此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傳曰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依

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傳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不順于汝政不變于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習于姦宥凶惡毀敗五常亂風俗罪雖小三犯不赦

辨曰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傳曰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辨曰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注若猶乃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傳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

必愼所以示之人之于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于長世

辨曰成十六季傳民生厚而德正緇衣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釋文曰朏音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憤反朝直遙反

傳曰康王卽位十二季六月三日庚午朏于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用成周之民眾

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疏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厯志云康王十二季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季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于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王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辨曰劉歆作三統厯班氏采入律厯志中載畢命文凡十六字此疏所引則于作策下多一書字凡十七字鄭元所述古

文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于尚書疏者有罔命無畢命閻氏若璩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之外復有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閻此說非是鄭明云今其逸篇有冊命云云則畢命乃逸篇非亡篇鄭固親見之矣惠氏棟謂鄭所述二十四篇之目內罔命卽畢命之誤此說是也祇因永嘉之亂逸書已亡作僞者采取律厯志文冠之篇首又以汲郡古文云康王十二季夏六月王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云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詩云赫赫宗周序云分居里成周郊遂兼采之組織湊合以成此一節爲通篇之緣起至于豐刑之義及冊命霍侯之事則作僞者亦已不詳其說無從撰造故竟棄之耳孔疏反以律厯志爲妄謬矣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蓋文王居豐武王于豐立文王廟後遷都而廟仍在故成王居鎬京則至豐以宅洛事告文王廟見召誥此襲用之

又辨曰律厯志所引六月乃周正建巳之月非夏正是月朏爲庚午則朔爲戊辰至其季之甲子則未可知唐書厯志載僧一行大衍厯日度議則以康王十二季爲乙酉歲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此乙酉出竹書紀季紀季乃僞書一行據之恐非或又言紀季用夏正若果然則尤當與律厯志所引不合何以三日庚午適合亦未詳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傳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疏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

辨曰父師二字本微子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傳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已經三紀世代改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季曰紀父子曰世疏曰周公以攝政七季營成周成王元季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季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季是殷民遷

周已歷三紀

辨曰既歷三紀者意蓋以成王卽政三十季康王十二季是已得四十二季歷過也既歷者又過六季也史記紀季起共和庚申其前皆不可攷劉歆三統厯載律厯志者雖有可取其所推季月日則與鄭康成皆不合當以鄭爲主召誥營洛事在居攝五季至七季之十二月晦方致政復辟而歆以爲一季事據其季月以推自然鄭是歆非翫金縢康誥召誥洛誥等篇經注自明歆又以望爲哉生魄哉者始也自是三日何得爲望與鄉飲酒義顯背既已誤解生魄則所推月日皆誤可知歆言成王卽政三十季崩鄭言二十八季崩差二季說已詳顧命歆又言文王受命九季崩鄭則以爲受命七季

崩是以所推然不合王肅金縢注背鄭从歆又言武王崩成
王季十三周公攝政七季作洛誥成王季二十僞孔注洛誥
俱从肅注然則肅與僞孔雖不明言成王卽政季數必以爲
三十季矣竹書紀年正王肅皇甫謐一輩人所爲言成王三
十七季陟蓋連居攝七季數之也則其意亦與王肅僞孔合
要之鄭孔所差只二季若此節所云旣歷三紀則从鄭从孔
二者皆得通从鄭爲四十季从孔爲四十二年故云旣歷此
其立文之巧模稜持兩端者也閻若璩謂作僞者誤認三統
十季數內遂誤認作召誥洛誥在成王卽政之七年則此後
在僖只有二十四季連康王十二季適三十六年間說非也
又辨曰此特因多士多方洛誥等篇有毖殷遷洛之云而君
陳畢公繼理其事故撰造其說以命畢公亦爲約束殷頑而

設其實當日情事恐未必然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丕拱
仰成

傳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收更之理民之俗
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
勸慕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
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
爲王丕拱仰公成理疏曰晉語說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尹
重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爲大臣

辨曰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公羊傳曰孔父正色

而立于朝漢書薛宣傳曰馮翊丞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
傳曰丞拱受成淮南子道應訓高誘注曰武王之佐周公召
公太公畢公毛公武王丞拱而受成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
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
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傳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
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循教道之常則當殊其井居田
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郊圻雖舊所規
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
安則四海安矣

辨曰此節敷衍序中分居里成周郊之意旌別二句本之太
公六韜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彰善句本之緇衣云有國家

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此本偽書襲緇衣而改義作善且不
必論即使偽書果可信而緇衣本非
引書何妨各成其是乃唐石經尚作章義癉惡宋板竟改爲
章善癉惡陸德明云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然則
此字作義其明宋刻
禮記據偽書妄改樹之二句本之文六季左傳云君子於

建聖哲之風聲告之訓典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公其念哉

傳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
君子所不好約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
風未絕公其念絕之疏曰韓非子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

靡相隨順之意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季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曰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逸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于其民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矜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

其能順乎

辨曰襄二十七年左傳叔孫曰服美于人必以惡終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父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傳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

其始君陳宏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東夷鹵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于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無曰人少不足治惟在慎其政事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

辨曰不剛不柔句見詩商頌三后二字見呂刑澤潤生民本之荀子君道篇云澤破生民左衽二字見論語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方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

心膂

辨曰唐石經及宋本皆云亦惟先王之臣今本作先正乃近代所改傳云亦惟父祖之臣則作先王無疑

傳曰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祖業大已才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疏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辨曰惟乃祖乃父句本之盤庚忠貞二字本之左傳荀息對

晉獻公語紀于太常本之逸周書常麥解云用大正順天思

序紀于太常

惠棟曰今譌作大帝梅賾所據乃善本

亦惟先正二句本之文侯

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永上書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詞君

牙出東晉永安得見祝本作先王之臣耶師古非是永所引乃文侯之命文也亂四方句本之顧命

其能而亂四方若蹈虎尾本之易履卦彖辭涉于春冰本之

詩如履薄冰子翼二字本之皋陶謨股肱心膂本之周語太

子晉語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傳曰纘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

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

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

曰怨嘆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

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

辨曰君牙是司徒故云敷五典但仍是虞制非周制矣說見

周官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

亦惟曰怨鄭彼注云資當為至齊人語聲之誤也然則此字

下屬為句偽孔以咨音同資義可與怨連遂于下句怨下添

咨而此資改為咨以見其當上屬怨字于是冬祁寒成三字

句與夏日暑雨不齊乃刪去日使亦為三字句若緇衣引書

失其本文而鄭誤讀誤解者非也思艱句本之老子圖艱于

其易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曰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于先王之道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令名之人辨曰丕顯六句見孟子對揚句本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追配句本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傳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罔命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傳曰我不能于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疏曰祭義必有怵惕之心易夕惕若厲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傳曰聰明視聽遠齊聖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

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辨曰詩人之齊聖禮記經解發號出令洛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傳曰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侍御之臣無

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諛之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汝無親近于儉利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疏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慎簡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

辨曰坊記引太誓云惟予小子無良孟子云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云必交修子無子棄賈子新書云選端士衛翼前

後左右皆正人又云太傅匡其不及皋陶謨云巧言令色論語云友便辟立政云其惟吉士勿以檢人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如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餼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馭車之事

太僕雖有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太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周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太馭非太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傳于書序直曰太僕長太馭中大夫是竟誤以太馭爲太僕之長矣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漢表云太馭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師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尚書令是有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有名內而實外侍中給事中是官是有名武而實文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遷流之常無足異獨異當周

穆王朝作書命其臣為太僕不本周官旁侵太馭職掌如秦制殊失却本色耳

又辨曰府史以下官長自辟僚屬則皆王之命士此非周禮

本文義出鄭注偽孔專與鄭為難故作此以牴牾之疏特為

宛轉解脫非也

唐永淳元年魏元同上言選舉法弊曰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自擇下

更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竟以偽古文為真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入者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為考其當否以將順匡救之于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吾不知元同所讀是何周禮也得毋以漢諸侯得目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從事悉任之牧守遂上意成周亦當然乎誤矣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

辜

傳曰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于僕侍

之臣汝當清審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

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

辨曰瘝厥官本康誥瘝厥君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傳曰嘆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于常法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四下終

皇清經解卷三十四下終

雲川人張敬輿撰

既治山而何謂中則平東文氏

南曰聖而無大則非國也

子曰此其大者也

子曰此其大者也

子曰此其大者也

之曰吾非人其實吾與耶以爲其與耶

子曰吾非人其實吾與耶以爲其與耶



